

快乐又出发

新疆自驾游之独库篇

□莫沉

是:夏季炎热,冬季寒冷漫长,春季较短,温度的日变化大,逆温频率较高,冻土较深,降水较少,积雪期较长,空气干燥,蒸发量大。现在到这里,总的感觉还是蛮舒服的,天高云淡,风和日丽。

到了独山子,此次自驾游渐入佳境,这里是地球人都向往的“独库公路”的起点,网上把这条路传得热烈而又神奇,似乎不到这里走一回,你的人生就不完美一样。

于是好像全世界的人约好似的,都汇聚在这里,不同的口音,聊着共同的话题:雪山与草原。所有宣传,或多或少都会有点夸大其词,但对独库公路的所有赞美只有不够,没有过誉。一进独库,犹如仙境,我年逾古稀,开车几十年,翻山越岭,走州过县数万里。从未有过有哪条路让我如此惊叹。

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景观大道,从起点的独山子大峡谷,到沿途的那拉提、巴音布鲁克草原,再到终点的库车天山神秘大峡谷。沿独库公路

可穿越依连哈比尔山、博罗科努山、阿吾拉勒山,那拉提山、艾尔宾山、哈尔克山。

在独库行走,总感到美景突如其来,满眼都是景,步步都入画,心中的词库找不到赞美的词,只能在心中狂喊:美呀!

没走几步,就被美景留住,路边到处都是彩蝶纷飞,人人都想捕捉美景,不知不觉自己也成了一道美景,被收入别人的镜头。

说独库一日四季,十里不同天,还不够准确,风云变幻,在这里是分分钟的事,上一刻阳光灿烂,下一刻风雨交加。上一眼青山绿树,下一眼就白雪皑皑。

一路上都是追着美景,抛下遗憾和惋惜,走走停停。一路上看不尽的高山巍峨,走不完的草原广阔。

一条全长千里的独库公路,吸引着全世界的眼球,未来者向往,亲临者沉醉,走过者难忘。

啊!美丽的独——库。天堂可以不去,独库不可不来。



泉村板梁

□梁瑞椰

过了七层古塔,远远就望见那片村落。村头古槐虬枝逸出,积满的青苔诉说久远的岁月。小河蜿蜒流水,油光的青石板桥,不知深藏多少故事。从茶马古道始,马蹄声便不绝于耳,那些深深浅浅的脚印,将一时的繁盛送进了这个村庄。

今天你穿行于村庄纵横交错的村巷,仍可见当年留下的遗迹。客栈、银号、镖局、邮政……昔日的繁华依稀可见。

我六十多年前第一次踏进这个村庄,是姑妈用背驮进来的。

第一眼看到的是村前一口又一口的泉井,汩汩滚涌的泉水,如银流淌;节奏分明的捣衣声,似如乡村的晨曲,植出了村庄的勃勃生机。

那是一个夏日的早晨,我从姑妈的背上挣脱下来,光着脚丫,站在泉井边,泉水的甜味好像沁进心田,有一种莫名的快感。

我用一种惊奇的眼光,打量连绵起伏、屋舍整然的这个好大的村庄。村庄由南向北,几乎看不到尽头。纵深由低向高,次第展开,飞檐画栋,翩翩欲飞。后山不高,但它涌起的绿浪,浓荫如盖,将整个村庄装扮得如青春少年。

在这个如诗如画的早晨,我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村庄。

此后,我多次往返于这个村庄。它永远像一座迷宫,给孩提的我无尽的好奇,捉迷藏成了我们不厌的游戏;姑妈绝佳的厨艺,成了味蕾永远的诱惑;清凉的泉水,成了我夏日欢快的世界;金陵乡的乡音,成了我一生的记忆。

它既是泉村,也是巨村。在我的印象中,它是湘南,乃至湖湘最大的村落,且一族一姓,在牢固的宗族

制度掌控中,形成了一整套乡规民约的礼教。

数十年后,当我一次又一次穿行于逼仄的村巷,聆听许许多多乡村的秘闻故事,抚摸那些苍老窗棂,啜饮一掬又一掬沁甜的井泉时,总感叹有一种无形的力量,维系着这个古老而庞大的村庄,这种无形的力量,莫不就是神秘的宗法之绳,捆绑着人们的手脚,从而达到某种平衡?

的确,在这个古老村庄的游走中,目之所及,无论是门当还是窗棂,无论是厅堂还是天井,四梁八柱,都严格遵守古制,每一个符号,都表现出等级地位身份,而那些繁文缛节,那些充满仪式感的举措,都无形中让你形成“肌肉记忆”,从而循规蹈矩,沿着这条规定的道路前行。

因而,从这个意义上说,宗法未免全是糟粕。这个古老而巨大的村落,有多少跌宕起伏的人生,有多少变幻莫测的世相,人世间那一坛坛酸甜苦辣的老酒味道,它都有!我们在曲折折的村巷中行进,有人问我,这个村庄几乎一律是青砖黛瓦、白墙飞檐,为什么难得一见旧时乡村那种一边是高墙大屋、一边是低矮茅屋的景象?

游走,观赏,考量,思索,这种现象不仅仅是泉村板梁如此,湘南古村落的景象几乎都具有这共同的特点,那些徽派特征的建筑,各家各户除了体量的不同外,其身份等级都只是严格地用某些象征性的符号暗示,这种暗示,不排除某种等级威严,但它是含蓄的,非挑衅性的,还夹杂某些温和。

在黄克诚大将故居的下青村,在具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吴山古村,

在极具湘南民居风貌的小埠古村,在文化底蕴深厚的大湾村,在充满古今传奇的沙洲村,在极具厚重宗祠文化的金山村,湘南民居一个共同的特点:自然与人居的相谐,族人命运相生的共存,独乐与众乐的共声。这种古老的观念,是我们祖先的智慧,善良的生存之道。

村头,卖凉粉的刘大爷爽朗的笑声又一次响起,在这个夏日的中午,他的凉粉的确“冰清玉洁”,在泉水的助力下,脆滑鲜嫩,爽口开胃。一个古老村庄的今天,从笑声中是可以读出幸福味道的。我一面夸赞刘大爷的凉粉,一面分辨他笑声的真切。

我又一次仰望高台上的“望夫楼”,昔日的思念、盼望,都写满在这座翩翩欲飞的小楼上,这的确是一片多情的土地。

六百多年的时间,刘姓的祖先凭一己之力,开枝散叶,至今已繁衍九万多子孙。如果你今天站在“望夫楼”,眺望远方,望眼欲穿的绝不是风一程、雨一程的归夫,而是目送这个古村山一程、水一程奋斗者的身影。

那永不枯竭的泉井,将是它青春生命的源泉!

一辆高速列车呼啸而过,将这个时代的颜色涂满了古村的天空……

作者简介

梁瑞椰,一级作家,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、湖南散文学会会长、中国作协书画院副院长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。



看不尽的草原广阔

莫沉摄影

璞玉一般的碑林被时光遗忘,又被岁月风蚀。斑驳的老墙,流逝的年华;静默的碑刻,曾经的辉煌;在潮湿的石板路上,前人与后人一起追忆,一起回味。

手掌心追,不知多少世纪。手执笔椽的人们,以墨拓之,手握皋帖,不知多少回唤它们的名:汉曹全碑、玄秘塔碑、大唐三藏圣教碑……

汉季兵燹,一夕繁华全无;黄巾纷乱,一朝数州并起。苍天将死,黄天欲立,天下大乱,民不聊生。我想那位叫曹权的合阳县令应该万万没想到,他的声名因碑而存,记载他的碑刻,更记录了一段重要的历史。曾经纷乱的硝烟战火,锐利的刀光剑影,还有鼎盛的封建王朝,早已在历史的烟尘中杳然无迹。而这方石刻,依然不减当年灵逸的风采。因为有它,你

我才能半倚栏杆,打捞着曾被月光漂洗的旧事。

微风吹响檐角的铜铃,惊醒着飘忽的旧梦。当我们站在玄秘塔碑面前,那一勾一画的灵动隽秀,足以让人由衷心动。间架结构决定了它的张弛有度;横平

脉。这精神血脉上承王羲之父子临黑池水,下接苏黄米蔡自成一派。带给中国人以刻骨铭心的记忆,熔铸了他们不凡的品格与风骨。

拾阶而上,脑海里浮现出三藏法师禅坐绿荫,传经说法的

途,它将引你走出困境。《大唐三藏圣教碑》那一行行透禅意的文字,虽然历经沧桑变迁,却依旧闻到翰墨的清香。

阳光透过瓦檐落在肩间,从林立的碑刻深处吹来的风,拂动了衣衫。

没有去过敦煌,却能从碑林中寻到丝绸之路的飞天。

没有去过越南,却以大唐的石犀联想到临邑百姓的长长足音。

没有去过罗马,却在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上看到东西文化的象征。

翰墨远溢,起落成文,算在那儿的不仅仅是石碑,也不是简单的从甲骨文到狂草,从李斯到清帝的历史追忆。那是中华民族的碑林。

一座座,呈风雨千年,载文史纵横,录诗词歌赋,惠及亿万华夏儿女。

碑林散怀

□王丽娜

竖立则造就了它的千姿百态。这就是中国汉字的魅力。不知有多少人人为它倾倒,痴迷地追求。汉字之美,宛若春花,仿佛秋月,一如那馨香馥郁的沉水香木。凝聚了华夏先哲的智慧与热情,融入了炎黄子孙的精神血

情景,翕动的嘴唇,普善的经文阵阵空远。再浮华的心也会随之沉静,再贪婪的欲望也会随之消散。个人的悲喜是那么的渺小,功名利禄是那么微不足道,浮生只是一梦,沧海不过桑田。倘若你的人生走失在迷

眼前喧嚣的杨树林,让我想起村道两旁那价格不菲的红叶李银杏,小时候在张爱玲书里最早看到的银杏,原以为它只能长在城市公园。如今它们站在寂寥的村道旁,用黄绿红提示季节的变化。清灰洋气的楼房,设施齐全的广场,一望无际的田野,终未留住鸟儿脚步,乡村成为尚未脱壳的蝉被扔进火里散发出一股异香,就着从半坡摘来的野果子、青玉米棒子,便是一个幸福的午后。

暮色里炊烟袅袅,循着母亲悠长的叫声,孩子们慢悠悠从沟底爬上来,背上或多或少会有几根杨树枝,有了这东西就会理直气壮说“去沟底打柴了”。

极易存活的小叶杨,因长得太快,材质疏松,没有人指望它能成才,牛羊会在主人的默许下惬意地啃着叶子。它好不容易长到拇指粗,农人会随意折下它的枝干来做了豆角架或篱笆庄;再长大一点儿,会悄然变成锄把或锨把;有的侥幸经过数次劫难长到碗口粗,汉子一脸嫌弃地砍下来,要是这么粗的松柏桦树就可以做檩条了,可惜是杨树,只能做椽。

秋天它们也会拍着小手欢迎孩子,孩子们从未觉得它美,就像大人从未觉得我们可爱一样;孩子们拿它撒气,就像大人拿孩子撒气一样。

流水的岁月飞一般远去,那些贱生贱长的小叶杨早已被四下散开的孩子们遗忘。乡村长大的那群女孩儿早已嫁人,故乡对她们不过是一段并不美好的

记忆,而男孩子们早已着手在妻儿生活的地方筑了一个新巢,故乡在他们心底,只属于叶落归根的归宿。

三十年过去了,村庄的土道悄然变成了柏油马路,祖辈在沟坡开垦的边角旧地早已荒草萋萋,渭北旱塬随着抽黄工程与星罗棋布的水库机井投入使用,早已不再为温饱发愁了。依靠土地的人们不再固守,他们如同蒲公英,在哪里都能发芽。村庄里的孩子渐渐少了,母凭子贵,年轻的女人理直气壮地去了城里陪读,男人则选择去远方淘金,他们要拼尽全力挣钱,才能撑起这个家。人一旦走出去,见识了外面世界的繁华,便很少选择回到日益寂寥落寞的乡村。

故乡与我们这一代,渐渐成了生命里的一段经历。



小叶杨

□雨箫

日田里忙,没有大人照管的孩子呼朋引伴去沟里,河滩的野生杨树多,长着长着自己就成了片。知了喜欢在杨树上产卵,孩子们坐在树根下等着,刚从地下爬出来尚未脱壳的蝉被扔进火里散发出一股异香,就着从半坡摘来的野果子、青玉米棒子,便是一个幸福的午后。

暮色里炊烟袅袅,循着母亲悠长的叫声,孩子们慢悠悠从沟底爬上来,背上或多或少会有几根杨树枝,有了这东西就会理直气壮说“去沟底打柴了”。

极易存活的小叶杨,因长得太快,材质疏松,没有人指望它能成才,牛羊会在主人的默许下惬意地啃着叶子。它好不容易长到拇指粗,农人会随意折下它的枝干来做了豆角架或篱笆庄;再长大一点儿,会悄然变成锄把或锨把;有的侥幸经过数次劫难长到碗口粗,汉子一脸嫌弃地砍下来,要是这么粗的松柏桦树就可以做檩条了,可惜是杨树,只能做椽。

秋天它们也会拍着小手欢迎孩子,孩子们从未觉得它美,就像大人从未觉得我们可爱一样;孩子们拿它撒气,就像大人拿孩子撒气一样。

流水的岁月飞一般远去,那些贱生贱长的小叶杨早已被四下散开的孩子们遗忘。乡村长大的那群女孩儿早已嫁人,故乡对她们不过是一段并不美好的

记忆,而男孩子们早已着手在妻儿生活的地方筑了一个新巢,故乡在他们心底,只属于叶落归根的归宿。

三十年过去了,村庄的土道悄然变成了柏油马路,祖辈在沟坡开垦的边角旧地早已荒草萋萋,渭北旱塬随着抽黄工程与星罗棋布的水库机井投入使用,早已不再为温饱发愁了。依靠土地的人们不再固守,他们如同蒲公英,在哪里都能发芽。村庄里的孩子渐渐少了,母凭子贵,年轻的女人理直气壮地去了城里陪读,男人则选择去远方淘金,他们要拼尽全力挣钱,才能撑起这个家。人一旦走出去,见识了外面世界的繁华,便很少选择回到日益寂寥落寞的乡村。

故乡与我们这一代,渐渐成了生命里的一段经历。



小花

□李树彬

第二节,数学课。

讲完新课,我让孩子们做课堂作业。孩子们在练习本上认真地书写着,有时还用橡皮擦。数字还有些歪歪扭扭,可在我的眼里,孩子们写得特别漂亮。

鲜活的阳光穿过窗子,映照进整洁而温馨的教室里。我欣赏着小精灵般可爱的孩子们。

新学期,我教一年级,也是孩子们的班主任。七个女孩儿,十个男孩儿,是我班的新生力量。十七个孩子,稚气童真,活泼开朗。和他们在一起,我也仿佛年少许多。有时,遥远的童心,也被他们召回。我也会变成童年般的孩子。

十七个希望。在我心里。孩子们写完作业,我给他们一一订正。十七个孩子的作业,完成得非常棒。我表扬了孩子们。他们欢喜地跳起来。

下课铃声响过,我正要走出教室,卢小花跑到我身边,她拽着我的手,小声对我说,老师,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。看着她娇小的脸上带着神秘,我说,好啊。卢小花把我拉到讲台上,我蹲下。她就紧贴着我的耳朵小声和我说,老师,我有一个弟弟,还有两个妹妹,咱班谁也没有我弟弟妹妹多。说完,我看到卢小花满脸的神气和得意。我惊讶地问她,怎么回事?卢小花又紧贴着我耳朵小声地说,爸爸和阿姨生了个小弟弟,妈妈和叔叔生了一对小妹妹。说完,她就蹦蹦跳跳玩要去了。她的两根羊角辫一甩一甩的,像在跳舞。

站在讲台上,我有点懵。

给卢小花爷爷打电话,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原来,卢小花的爸爸在县城做小买卖,和青春靓丽的俏女人擦出火花。卢小花的妈妈知道后,断然和他离婚。很快,妈妈又找到一位新叔叔。

小花,被抛给爷爷奶奶。爸爸阿姨,妈妈叔叔,分别来爷爷家看卢小花,卢小花才发现自己还有一个弟弟,两个妹妹。卢小花感到很新奇。

卢小花的秘密,班上没谁不知道。我想,是卢小花说的。小孩子的秘密,隐藏期极短。其他孩子也为卢小花高兴。

毕竟是小孩子。班级里,九个留守儿童,六个离异家庭。了解后,我心里不是滋味。我改变不了什么。我只能多给孩子们一些关爱与呵护。

一晃,到了三年级下学期。春光乍泄,花草树木都活跃起来,满眼是蓬勃向上的生机和动力。

周二,早自习。我刚站在讲台上,巡视一下学生,看见卢小花趴在书桌上。我问她怎么了,她没理我。我问其他学生,学生说,卢小花来到教室就一

直趴在书桌上。我们问她,她啥也不和我们说。昨天卢小花还好好好的,今天生病了,还是有其他原因。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要弄个明白。

来到卢小花书桌旁,我轻声地问她,卢小花,你怎么了?卢小花一动没动,也没回答我。我说,要是哪里不舒服就和老师说,咱不能挺着。卢小花依然一动没动。我担心,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很着急,问,小花你到底怎么了?你有什么事一定要和老师说,老师会帮你的。你说吧,老师会帮你的。其他孩子也跟着说,卢小花,你快说呀,我们也会帮你的。

卢小花抬起头,我看到她的双眼有些红肿。显然,她已哭过。我问卢小花,到底发生什么事情?卢小花一下子抱住我的腿,哭着对我说,老师,我爸我妈不要我了,他们说不来再来看我。卢小花的哭声越来越大,眼泪成双结对地滚落下来,落在鲜艳的红领巾上。我说你怎么知道的。卢小花哭着说,昨天放学回家,我在门外听爷爷奶奶在屋里说的。爷爷骂骂地说,这两个作孽的畜生,竟然打电话说不管小花,他们还有一点儿良心没有。奶奶气愤地说,小花就当石缝里蹦出来的,他们不管俩俩管。奶奶骂爸爸妈妈是蛇蝎心肠,没有一点儿人性。卢小花抹一把眼泪,继续说,老师,我以后就没有爸爸妈妈,也没有小弟弟和小妹妹,我只有爷爷和奶奶。说完,卢小花把头紧紧贴在我的大腿上,又呜呜大哭起来。

听完,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。我抚摸着卢小花的头说,爸爸妈妈会爱你的,你还会有小弟弟和小妹妹的。我说这句话,连我都安慰不了我自己,不知道是否能安慰一下满脸泪水的卢小花。班上其他孩子也哭了。我转过身背着孩子,擦了下眼角。

我们,安慰着卢小花。我发誓,我要亲自和卢小花的爸爸妈妈好好谈一下。我不想让卢小花在这样美好的年华,变成被遗弃的孤儿。

每一个希望,都不能破灭。